

龙溪精舍丛书

龙溪精舍丛书

論衡卷第十五

王充

變動篇

招致篇

明雩篇

順鼓篇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鍾鼓猶天椎猶政鍾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爲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爲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

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虵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

候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
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廼
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
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
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
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
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意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
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
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
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

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爲疫西方來者爲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

含天之氣以天爲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爲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爲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

杆宜讀爲韜杠之杠

杆東則旒隨

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爲綴旒也鉤

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

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

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天

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至卑小篙

或作筵

不能鳴鍾

而螢火不爨鼎者何也鐘長而篙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大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

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
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
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
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
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
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
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
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員圖易
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
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

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箠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況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冤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冤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

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驚其
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
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
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
十萬之寃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塹之啼度過拘囚
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僂旁告無
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寃旁告無罪于上天也
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
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
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

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
未爲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
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
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
知己之冤以天氣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
寒而因呼天乎卽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爲須賈所
讒魏齊僂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
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雎儀之
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
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

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
牟叛趙襄子帥帥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
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
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
墻自壞誰哭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墻壞
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國
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
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
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
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

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
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
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卒從軍死從軍死不在
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
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荆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
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
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
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
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荆軻欲刺
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

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爲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繚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暘爲旱旱應亢陽湛應沈

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
頗留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
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爲政前後若一然
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
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
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
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
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
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
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爲主不說於天也夫人

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際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爲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

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爲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爲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爲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